

南投「藍田書院」之史蹟研究(上)

卓克華 (中原大學講師)

提 要

「藍田書院」位於南投市崇文里文昌街一四〇號，俗稱「文昌祠」，今稱「孔子廟」，為南投市首居一指的古蹟。本文透過相關志書，現存碑碣，暨田野調查等史料，予藍田書院三度遷建之歷史沿革，源源本本，詳詳細細復原，並且進一步探討藍田書院之學規、組織、經費、人物等等內涵，透過此一古蹟的研究來了解南投地方的開發史，從而了解藍田書院在南投開發史上的關鍵地位，成為清代南投地方教育中心，擔負起地方文運與基礎教育的雙重責任。

第一節 南投市的地理環境與行政區劃

藍田書院位於南投市崇文里文昌街140號，為南投縣七大古蹟之一，欲知藍田書院設置因由及其沿革，自然需先從其週遭地理環境了解起，進而探究其人文背景。

就相關位置而言，南投縣北以白狗山、八仙山等山脈與烏溪和台中縣為界；南以玉山支脈、阿理山等與高雄、嘉義縣相接；西以八卦、觸口二台地與彰化、雲林縣為鄰；東則以中央山脈脊梁毗鄰花蓮縣。因此，從地理上來說，南投縣位居全台中心，為台灣唯一不面海的內陸縣份，東半居中央山脈西側，皆崇山峻嶺；西半丘陵縣互，逐漸低降，平野稀少，多為谷地，全縣地勢東高西低，至台中盆地為最低。境內許多溪流縱橫穿貫，其對外交通，向以烏溪、濁水溪二河谷為幹道，越中央山脈連接東台灣之道路，昔有八通關古道，即今中部橫貫公路的支線。

南投縣名譯自昔日洪雅平埔族(Hoanya)南投社的社名。該縣的拓墾始自明鄭時期屯將林圯之屯墾，與劉國軒之追討「北港溪番」。明鄭時代，初隸天興縣北路，續隸天興州北路安撫司管轄。清康熙二十三年(1684)屬諸羅縣轄域，至雍正元年(1723)改隸彰化縣。乾隆二十四年(1759)設縣丞駐紮南投。光緒元年(1875)移鹿港同知於埔裏社，改為中路撫民理番同知，同年，設置埔裏社廳，下轄埔裏社堡、北港溪堡、五城堡、集集堡、沙連下堡。日據後，時有興革，或屬台灣縣，或隸台中縣、嘉義縣，至大正九年(民國九年，西元1920年)十月一日實施州制，改屬台中州轄下南投郡、能高郡、新高郡、竹山郡。光復後改為台中縣南投區、能高區、新高區、竹山區，旋於民國三

十九年(1950)撤除各區署，本縣全域屬南投縣。

南投市位於南投縣西北隅，東側毗連中寮鄉，西以八卦台地與員林鎮為界，南與民間鄉接壤，北與草屯鎮為鄰。其西部為八卦台地之東側緩斜坡，東為南投山地，中間即台中盆地的最南端部份。南投市於雍正元年屬彰化縣南、北投堡轄域。轄有六十五庄街，為熟番所居。光緒元年始分成南投堡與北投堡，本市即屬彰化縣南投堡。光緒十三年(1887)台灣建省，本市改隸台灣府台灣縣南投堡。日據前期，明治二十八年(光緒二十一年，西元1895年)，改屬台灣縣(後改為台灣民政支部)南投堡，明治三十年，嗣又隸台中縣南投辦務署南投堡；卅四年又改為南投廳南投堡轄管。日據後期(大正九年)，南投市屬台中州南投郡南投街，以迄光復。台灣光復後，改為縣市制，南投仍屬台中縣，而設區署，民國三十九年調整全省行政區域，置南投縣，設縣治於南投鎮①。

第二節 南投市的開拓史略

(一)明鄭以前

南投之地名由來于洪雅平埔族之社名「南投社」者。然在西元1644年至1656年間的荷蘭戶口表中，並無此社名，而僅有北投社之Tausabata。此後漢人移民後至者，可能將「北投」社之「北」誤為方位之稱，加以適巧「南投社」位在「北投社」之南，遂命名為「南」投社。「諸羅縣志」封域志山川載：「東為南投山，內社二，(貓羅)溪南為南投，北為北投」②，可窺知漢人是以貓羅溪為界，依據方位劃分南北二社。南投社平埔族屬阿里坤支族(Arikun) Savava之南群，今南投市南投中學教職員宿舍位置，據說昔稱「番社」；南里、仁和里間有一小溪(今為排水溝)流水湍急，昔稱「社口隙」；龍泉里市農會至大同戲院間之湧泉，稱為「番仔井」；又包尾西北方，近牛運堀處亦有「番仔井」地名③，凡此皆可說明南投市昔為平埔族聚落。至於其前境內之先住民族，種族繁雜，除史前人類外，據文獻傳說可稽考追蹤之最早居民，乃為矮人(小黑人，Negritos)，其人矮身、短髮、黑膚、闊鼻、短頭型，擅於作戰，驍勇無比，後被分布於南投縣境之高山族、如泰雅族、布農族、鄒族等所迫害，族群消滅，殘餘份子，遁遷更高深山，於今是否仍有後裔殘存天壤之間，不可得而知也④。

小黑人之後，當推前述高山族，彼等不但是構成此地人文景象的主要份子，並且是過去推進南投縣開拓的主動勢力。後因漢人逾越私墾，尤其嘉慶二十年(1815)郭百年一案，漢人爭佔埔地，殺害社番，死去過半。為抵抗漢人侵迫，遂招徠平埔族遷入，藉資對抗漢人，致造成台灣中部之平埔族，幾乎率族大舉遷徙之先聲。

平埔族在十七世紀初葉，分布區域在台灣西部平地，然而自明鄭以至清初，漢人大批相率渡台，平埔族便最先與之接觸，在族與族之間競爭，漢人以其優勢文化，巧取豪

奪，平埔族社地日形踟躕，生計日艱，不得不遷而避之。故自嘉道以降，平埔族之遷徙極其繁複。較具規模而顯著者有四：(一)嘉慶年間，北路彰化、淡水地方平埔族又南遷到台東、花蓮；(二)南路台灣、鳳山等地平埔族移往噶瑪蘭；(三)道光年間，北路嘉義、彰化、淡水等地平埔族遷往埔里社；(四)道光年間，噶瑪蘭平埔族又南遷到台東、花蓮；(五)南路台灣、鳳山等地平埔族移居台東、恒春，時亦在道光年間。若論規模之大，自以中部平埔族之移往埔里盆地為最，自道光三年(1823)，陸續遷入竟達三十餘社，幾包括分布於台灣中部西海岸之各族。於是原埔眉番因人口差距懸殊，反被平埔族壓制，主客易位，溷遁內山，平埔族反成該地之主人⑤。

(二)清領以後

南投地區漢人社會的形成與發展，肇基於清代。南投地處彰化內山，昔為蠻荒，為先住民之所居，漢人之奠基移墾，其發展過程，莫不與撫番息息相關，故南投縣之開墾，無異一部台灣撫墾史之雛型。

先是，明鄭時曾有在中部地區征番開墾，開屯招佃之舉(如林圯開墾竹山之例)，後鄭氏敗降，此一制度乃廢，將弁兵民，概告撤退，地多委其荒蕪，然而我們卻不能以此認為漢人完全撤走，已無漢人足跡。中部地區大規模的開拓工作，大致可說始於康熙中葉以後。康熙四十年(1701)後，渡台禁令漸弛，而閩粵地區受人口壓力影響，生計困難，因此閩粵地區人民，接踵而至，開墾日盛。「諸羅縣志」載：「(康熙)四十三年……而當是時，流移開墾之衆，已漸過斗六門(今斗六)以北矣。自四十九年……而流移開墾之衆，又漸過半線(今彰化)、大肚溪以北矣。」⑥。

移民潮陸續抵台，其中主要勢力者，閩籍有施鹿門與其長子長齡，及楊志申、吳洛等人，粵籍則首推張振萬(達京)，彼等或登陸鹿港，或由台南、諸羅等地北進，招徠佃戶，營營墾荒，先後以優厚資本，闢土田，興水利，以立規模，遂於雍正元年(1723)，在原諸羅縣內增設彰化一縣，及大甲溪以北增設淡水一廳。雍正三年依部議定「福建台灣各番鹿場閑曠之地方，可以墾種者，曉諭地方官，聽各番租與民人耕種」⑦，實係開放平埔族境域之嚆矢。於是土地之給出，以佃批為証，漢人以租贖方式，向土著租佃土地，從此發生番大租，南投市域之拓墾以此為啟端。

南投縣各堡之開發，除沙連堡可遠溯明鄭時代外，其餘均在滿清據台後：南北二堡首先開發於雍正年間；集集及沙連下堡次之，開發於乾隆年間。迨道光年間乃有五城堡，然後北港溪及埔里社二堡相繼興起於咸豐年間，開發情形大體由西南而東北，從平地漸向山區之程序。

漢族之入墾南投市，據方志及族譜資料所載，相傳雍正三年左右，有漳籍平和縣張姓，及南靖縣簡姓、廖姓、蕭姓、謝昭、謝其仁，詔安縣廖姓，柳金盛後裔，漳浦縣吳

石、吳飯，海澄縣曾姓等移民來墾，彼從彰化地方遷入，從土著Savava社購得社南地方，先墾成萬丹庄附近（今南投市），繼後再有林、吳、蕭等姓，漸拓地至名間鄉，草萊日闢。至乾隆年間入墾者激增，以漳籍為主流，其間有南靖縣吳茂、劉塔、謝王、蕭世鉗弟兄、蕭厚、蕭君勇、簡步輝、簡維益、簡石靈、簡士博、簡文法、簡曰純、簡曰絢、簡曰瑞等，以及詔安縣廖廷蒼、廖廷營、賴讚、涂貞善、游秀夫，平和縣吳誥、杜讀、林允、漳浦縣藍寒、林扶、林升亮、林文炳、謝健脾、謝傳盛等，龍溪縣林天來。同時亦有部份泉籍墾戶遷入，如晉江縣林榮昌；粵籍墾戶，如永定縣林淑勤、胡海通，饒平縣許阿順等陸續來墾。迨嘉慶年間，尚有漳浦縣許佛德、安溪縣高鍾主、永春縣顏廣漢、鎮平縣羅木熙等人入墾^⑧。

開拓已成，寺廟亦應運而興，以之為祈求五穀豐登，合境平安。南投市之諸多寺廟，率多創建於乾隆年間，如(一)位於今康泰里藍田巷之福慶堂，創建於乾隆六年（1741）。(二)乾隆四十二年（1777），由民番捐資重修之觀音亭。(三)今振興里十二號慈雲寺創建於乾隆二十四年（1759）。(四)位於草尾嶺之碧山巖，相傳於雍正四年，移民自彰化地方溯貓羅溪而入，先築小庵奉祀之，至乾隆十七年（1752）始募款建寺。(五)乾隆五十二年（1787）林爽文抗清之役，於營盤口清軍陣亡六名，軍犬一隻隨亡，乾隆五十九年（1794）庄民醮資興建七將軍庵於今營北里^⑨。

要之，自從雍正三年，番境解禁以降，其開發進展，頓呈活躍，從八卦丘陵東側之南投以及竹山，漢人奠聚落、興水利，建寺廟、略番地，無所不至。然未設任何行政機構直轄，何況新成立之彰化縣，境域遼闊，鞭長莫及，只得聽任漢民租贖番社地，任其自生自滅。故在民番雜處狀態下，漢番衝突不斷。漢人雖慘澹經營，但其步驟未得迅速進展。直至乾隆二十四年（1759）設南投縣丞（衙門位於今南投市國民小學），才開啟另一新史。蓋清治時期知縣管轄，地方廣狹不一，故有時對其遼闊者，分設縣丞或巡檢輔助，其權限雖係權宜，但有時竟統轄該地刑名錢穀。南投縣丞自新設以還，始終成為南投縣境內首要行政機關，以迄於清末，故可謂南投文明曙光之來臨。自是南投有官府之設治保障，人文頓形活躍，也代表了該地區漢人之開拓幾近完成。

第三節 藍田書院的歷史沿革

一、書院的創建

自乾隆二十四年設南投縣丞，對墾務及街市之發展頗有助益。乾隆四十八年，鹿港詔設正口，直接與泉州蚶江貿易，郊行林立，中部地區大都成為其商業腹地。迨乾隆末年，除水沙連（今竹山）番境外，阡陌縱橫，一片田園，唯此期本區因移民日眾，爭地爭水，加以籍貫語言互異，常因細故起衅，分類械鬥時有所聞，並愈演愈烈。尤其南投

地區，漢番雜處，糾紛愈多，而政治之失策，以番政的紊亂為甚，如佃農的侵耕，屯弁的吞餉，通事的剝削，官司的陋規，隘丁的空虛，匠首的訛詐，糧差的勒索，番割的比匪，兵丁的需求，游民的逐利，皆足以擾亂番界而生禍患。

分類械鬥，漢番衝突，均導致社會動盪不安，遂難以兼顧文教，故文教發展為之延遲。考南投教學設施之嚆矢，始於土番社學，余文儀「續修台灣府志」曾載彰化縣土番社學十九所中，有南投社（在南投堡南投街）與北投社（在北投堡北投埔庄）^⑩，其師資規制，不得而知，且此種設施係以教育歸附土番子弟為目的，與諸士子會文結社不同，又當時教學，不僅施於番童，且兼充普通義塾，漢番混學者居多，爾後發展，竟為漢人所取代，一變為義塾，再變為書院。

乾隆年間，在南投、草屯地方，由於漢番雜處日久，某些土番漢化已甚，曩設南北投土番社學，曾幾何時轉變為「義學」，變為專對漢人施教，唯其教育宗旨及學規，可能一循白沙書院，蓋鑑於後來之發展，頗受該書院之節制與輔助可得知也。由於地方之開發，教育亦隨之而興，彰邑文風勃興，竟波及彰東，於是南投漸見文運曙光，南投義學改為藍田書院。北投義學改為登瀛書院，是為南投文教一大進步^⑪。而雖改稱書院，內容仍是一堡之「義學」，僅以官准聘請教師，與普通義學稍異，職是之故，義學之稱，未曾而廢，有時仍沿用之，或竟可謂之義學附設於書院內，但此究非書院本來目的，道光十一年，遂有「新建」南投藍田書院之舉，以一新耳目。

道光十一年（1831），南投縣丞朱懋（浙江會稽人，監生，道光八年十月任縣丞，十一年回任）^⑫延請南北投水沙連兩堡士庶議建書院，卜地於街後東偏康壽庄菜園中（即今南投市康壽里藍田街），是歲冬月興工，以生員曾作雲、殷戶簡俊升、柯占魁、魏良植、曾協美、廖全義等人捐款並董其事，道光十三年十月告竣，顏曰「藍田書院」，意取其樹人無殊種玉，蓋欲藉此為培植之區，而冀青出於藍，以共與孝弟力田之科也。中祀文昌帝君，後祀朱熹為講堂，旁為齋舍，供山長居，兩翼廂房為諸生肄業之地，外環以牆，結構壯麗，尤其「西倚山麓，東面大屏，清流北護，濁水南纏，大哮碧山遙相對峙，中開一局，形勝天成，而峽峰九十九尖，蔚然在目，其東南三峰，遠插雲霄，出沒隱見，變幻無常，則八同關之玉山，可望而不可即」，形勢之勝，山川之秀有如此者。眾又捐款置田，延聘山長，以為膏火諸費。於是乎，彰東一帶文教覃敷，此次工程計費白銀肆千壹佰餘元，鄉進士曾作霖撰「新建南投藍田書院碑記」詳述其事，茲轉引於後，以明究竟：

新建南投藍田書院碑記

邑治東南四十里，有地曰南投。乾隆初，始設縣丞居此，距今百餘年矣。涵濡聖化既久，文明漸啟，禮教日昌，士之有志讀書者，類多掇科名以酬素願。於是分縣朱公，

延請南北投、水沙連兩保士庶，議建書院。僉舉生員族弟作雲、簡君俊升等董其事。迺屬霖為序勸捐，並卜地於街後東偏。西倚山麓，東面大屏，清流北護，濁水南纏，大哮碧山遙相對峙，中開一局，形勝天成。而皦峰九十九尖，蔚然在目。其東南三峰，遠插雲霄，出沒隱見，變幻無常，則八同關之玉山，可望不可即，洵海外一奇觀也。夫以山川之秀，氣運日開，其磅礴鬱積，知必有偉人杰士出乎其間，不僅為吾邑生色，誠邦家光也。地靈人傑之說，殆信然歟，是則書院之建，寔為盛舉，爰諏吉興工，經始於道光拾壹年冬月，閱兩歲而告成。中祀文昌帝君，後祀徽國文公朱子，即以其廳為講堂，旁居山長，兩翼廂房為諸生肄業地，外環以牆，規模頗壯，統計土木工費共糜白金肆千壹佰餘元。既燕飲以落之，遂顏曰藍田書院。謂樹人無殊種玉，蓋欲藉此為培植之區，而冀青出於藍，以共與孝弟力田之科也。學者庶顧名而思義乎。時霖方修縣誌，士有從予遊者，因請為記勒之貞珉，以為將來好義者勸。

鄉進士閩清縣儒學教諭曾作霖敬撰

彰化縣學廩生 黃 春 華 敬 書

道光拾參年拾月 穀旦 總理生員 曾作雲 董事 柯占魁、曾協美 全敬立
簡俊升 總良植、廖全義

上述曾氏的碑記，簡明扼要地記載了藍田書院的創建緣起，文中尚有幾點要項，是值得一提的，說明如後：

- (一)「卜地於街後東偏」，根據日本大正五年出版的「台灣名勝舊跡誌」所載，其址位於街後東偏的康壽庄菜園中，即今日南投市康壽里藍田街，並非現今書院位置。
- (二)「中祀文昌帝君，後祀徽國文公朱子，即以其廳為講堂，旁居山長，兩翼廂房為諸生肄業地，外環以牆，規模頗壯。」這段文字使我們對書院初創時的規模形制，提供了具體的線索。也即是說：

(1)這段文字間接地說明了初創時的規模為「三進兩廂式」的格局；大凡傳統廟宇的建築過程，很少像藍田書院這般一氣呵成的，多半會歷經長久的修建、擴充、添加後才規模始成的；足見當年的新建，是在周詳的計劃及充裕的資金條件下，所從事的一次建築活動。

(2)我國建築的結構為間架制度，自古以來即以三開間為基本單元，本省可考的書院，其講堂空間都是三開間的；從上段文字中略可揣測藍田的中進建築可能也是三開間的規模，而後進因涵括了兩翼廂房的寬度，至少有五開間，其中央三開間（明間、次間）乃做為祭祀朱子及「講堂」之用，稍間則「旁居山長」。

(三)令人懷疑的，台灣可考的三進式書院，其講堂空間都設在中進，相當於廟宇建築的正殿地位，且通常中進建築正是整個建築群的重心，亦是匠師築構巧思的焦點；但由上項

碑文的字意來看，藍田的中進只純粹做為祭祀之用，後進才是講堂之所，並非常制。初創時的理由，已不可考，在此我們提出兩點可能的假設，來解釋這個狀況：⑬

(1)中進之前開放給民衆祭祀使用，亦即書院兼具廟祠的功能，故「講堂」之設，退居於後進，而安靜的後進尤宜於習課。

(2)依本省廟宇建築的原則，三進式的建築，在中進後壁兩側，往往開有祠門通往後進，此時中進內部空間的安定性，無形中反被該動線的穿越所破壞，若做為「講堂」使用時，機能上的實用性遠不如後進，所以一改常制，將「講堂」置於後進，這是因地制宜的結果。

二、書院修建沿革

藍田書院於道光十一年冬月興工，十三年十月成。至道光二十五年三月地震，又因淫雨連綿半月，書院曾被損害，其後是否有修補，史無明文，不過現存於書院內另有一石碑，題曰「重修藍田書院碑記」，傳說該碑曾於光復後舖作溝蓋使用，如今碑文內容已磨損難辨，又苦無相關文獻錄載，甚為可惜；所幸還能看清楚石碑上的落款為道光丁未年（1847）冬月，碑文仍是曾作霖所撰；根據判斷，此次的修復工作，是書院創建後的第一次重修，重修的理由，根據民國六十四年南投縣政府所立的「古蹟藍田書院」說明碑，得到初步的印證，茲將碑文摘錄於下：「……道光廿五年（1845）三月，地大震，又因淫雨連綿半月，書院曾被損害。…」文中並未記載該次毀損的重修事宜，但就年代判斷，曾氏所撰的重修碑，即是針對此次的破壞所作的修復記錄，應無疑異。⑭

同治三年（甲子，1864）正月，由吳聯輝首倡，募款二千餘元，而改建於今三民里藍田街（現南投警察分局）北側，七年五月落成，有「重建落成藍田書院總理奉政大夫吳聯輝」所獻之同治戊辰年（七年，1868）蒲月（五月）匾額「瑞氣如珠」可証。但是書院中也有台澎督學使丁曰健所立之「奏凱崇文」匾，匾文中記載：「乙丑（四年）春日，由看頂移營南投，仰荷神庥，平台凱旋，適修祠宇落成，題額誌感」。按，先是，同治元年有戴萬生之亂，倡義效忠清軍者，大半為讀書人，可見當時教化之效果。同治四年一月十六日，丁曰健攻克北勢湍後，下令拔隊看頂大營，下坡抵南投，「適修祠宇落成，題額誌感」，乃贈匾一方，則藍田書院重建應於四年告成，至於七年落成之匾，應是其後有陸續添補修建之可能。又，書院有同治庚午年（九年）仲秋吉旦，彰化學校教諭劉致中所立之「丕振斯文」匾，可見同治年間當時文風之盛。至於此次何以要易地改建，其詳就不得而知了！

藍田書院於同治初吳聯輝重建後，遭白蟻之害，傾圮不堪，故光緒十年（1884）由吳聯輝長子朝陽首倡，募款予以重修。同時，吳朝陽重視文教，致力捐充各地書院租谷，曾將其北堡新庄洋、下茄荖洋、番仔田洋的小租田二十三甲八百石租谷捐給彰化白沙

書院^⑮。明乎此，故可明白其後藍田、登瀛書院經費反受白沙書院之補助。惟至光緒十年以後，全台書院漸趨不振，至光緒十四年，南北投二義學遂告廢絕。其原因據劉枝萬「南投縣教育志稿」記：「或云，由於成立台灣縣，新設宏文書院，挪用學租，撥給租谷一千二百八十石，以致向受白沙書院補助束金之八義學，經費無著，遂不得不停辦」。^⑯要之，光緒十年的重修，已是清代最後一次重修記錄。

日據初，兵荒馬亂，明治廿九年（光緒廿二年，西元1896年）六月二十九日南投民軍蜂起抗日，七月六日日軍焚毀街道廬舍，遂罹兵燹，焚毀右廡。未幾，由曾長茹首倡，募捐得一千三百餘元，予以修復，正殿供奉文昌帝君像，前祀「先聖尊神位」（即孔子），旁祀「紫陽朱夫子神位」（即朱熹），每逢農曆九月例行祭祀。明治卅一年（1898）五月起，右翼廂房三間充作台中國語（指日語）傳習所南投分教場，同年十月改作南投公學校分校及師生宿舍。明治卅五年被逼捐給南投公學校，但祀神仍存，以迄明治四十三年（1910）。迨大正元年（民國元年，西元1912年），由於市區改正，基址正當道路及水溝工程之衝，致無法使用。

大正四年（1915）末，由林文智首倡，向南投堡民募得一千八百元，並得南投公學校資助二千元，予以收回重建，遂新築於今崇文里文昌街之現址，南毗今南投市國小。此次工程於大正五年十二月動工，翌年三月竣工，重塑院匾即今「同治甲子重建，大正丙辰轉築，衆紳士同立」之「藍田書院」銜牌，及「文明氣象」匾，而祀神略有改變，除五文昌外，並祀朱夫子，制字先師神位及金甲神。

日據期間，藍田書院歷經兩次變動，於大正六年（民國六年，1917）遷建今址，奠定了現貌基礎。然而，值得注意的是，從現存遷建前後兩幀照片對照，其中差異很小，尤其是明間兩側的木雕格屏，完全是舊材延用，只有將門枋及檐柱做了整修或抽換，就此點研判，民國初年的遷建，其實是「依原貌轉築」的遷建行爲，其前後的建築規模應該相似，大體上是屬於「單進兩廂」式的格局^⑰。

藍田書院自民國六年遷建竣工之後，由於管理不得其人，至台灣光復時，早已頹毀不堪。政府播遷來台後，書院又因長年被人佔住，更加零亂不堪，風貌爲之丕變。民國四十六年（1959）三月，始由當時南投鎮長吳振福，與地方人士彭華錦、葉在淵、蕭國治、吳重禮、蕭陳快等人協議，廣向南投一帶居民募款，並請南投縣政府補助，予以重修，於四十八年正月完成，煥然一新，正殿奉祀大成至聖先師孔子，並顏曰：孔子廟。先是大正六年竣工的藍田書院，因昭和十二年（民國廿六年，西元1937年）蘆溝橋事變爆發，局勢頓呈緊張，此後戎馬倥傯，書院逐漸荒廢。未幾，太平洋戰爭續起，文昌帝君神像避禍於魚池鄉木屐蘭（今東光村），旋於是地，由居民集資興建藍田書院。至民國四十八年（1959）七月初四日，因魚池鄉東光村之藍田書院被八七水災沖毀，再將文

昌帝君神像迎回南投藍田書院。是以書院所祀諸神，有文昌帝君、孔子外，另有關聖帝君、魁斗星君、金甲神等。祭典往時於農曆九月十五、十六兩日舉行，此後遂改於陽曆九月二十八日，由鎮公所主持，南投士紳齊聚而行三獻禮，附近信徒雲集，備辦牲醴祭獻，演戲慶祝。但平時香火不盛，維持財源，僅靠信徒喜捨，管理人由鎮長兼任。至民國六十一年核准成立「南投藍田書院管理委員會」，處理一切院務。嗣後，文風日振，香火鼎盛，乃遵古禮舉行春秋二祭，於今不替。

此次重修，根據研判，主要是將書院舊有的三開間門廳予以拆除，改建成歇山式拜殿，外加兩側窄小的「護龍」合為一體，此外，還包括書院前方的圍牆及入口處的院門一座，顯得粗俗化^⑩。而且此次重修，可以說，實際上即為配合「孔子廟、文昌祠」所做的修復工程，說明了藍田書院原有功能消失，書院之名早已不符其實了。

四十八年三月，藍田書院重修增建完竣，至今變遷不大。如民國六十五年八月初九日為配合社會革新，不燒金紙，拆除金亭。民國六十五年八月買回西北側土地九坪餘，開工修建宣講堂及辦公廳，為期一個月完成，九月廿三日啟用，並將正殿關聖帝君、孚佑帝君、司命真君三恩主神像，移奉於講堂。後因六十八年信徒羅倪新獻關聖帝君神像，安座於講堂，再將原三神像，移回正殿奉祀。六十九年四月十八日，遷建廁所及整建廚房工程完竣。七十一年閏四月十八日，講堂及辦公廳鋪設地磚工程完工。民國七十三年陸續收回被佔住之北廂房，七十四年二月廿七日，整修北廂房完畢，第二、三間打開改為閱覽室，第四間作為新灶房。同年九月，購買廟前簡汝濱所有土地五十餘坪，拓寬廟埕，並遷移圍牆，啟用正門。七十五年三月十八日，收回被佔住北廂房第一間，經整修後，充作倉庫。民國七十六年十月，決定向彰化銀行價購現有基地約六一〇坪，積極展開籌備樂捐工作，並請南投縣政府補助，至七十八年價購成功，二月十四日完成基地所有權移轉登記。（本文下期待續）

